

一個偵察員的故事

# 一個偵察員的故事

# 一個偵察員的故事

著者 哈里東諾維契  
譯者 蘇英

出版者 東北現名光華書店  
新中國書局

北平·天津·石門  
濟南·濰坊·徐州  
洛陽·開封·鄭州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哈爾濱)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350 00001-10.000

一

察里諾夫偵察組織犧牲的事情，在師裏已經沒有任何人懷疑了。這個組在一九四二年九月的一個嚴寒的深夜裏到敵人後方偵察去了。這是在爾熱夫附近，正值紅軍部隊準備給予德軍駐爾熱夫軍團以打擊的時候。

團參謀長在報告中寫道：察里諾夫中士的偵察組應該是在自己出發到敵後的五天後返回，在五天前，察里諾夫曾兩次用電台向團參謀部報告了自己的移動情形，而於九月二十八日，連絡中斷了。從那時

起，又過了四天，還是沒有消息，因此，可以肯定的說：偵察員們在完成了師參謀部授予他們的重大任務之後壯烈的犧牲了。

師長又等了三天，以後，才往上向軍團參謀部寫了個報告。

於是在團的人員登記簿內寫道：「尼古拉、尼古拉也維赤、察里諾夫中士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爾熱夫地區敵後進行偵察時壯烈犧牲」。

因此，這一噩耗便傳到了加里寧省的法諾窩村，察里諾夫老夫婦十分心痛愛子的天傷。

……在深更半夜後，他們神速的出發了。迎面吹來了加雜着砂般的雨點的刺骨的寒風。在黑暗中偵察員們像在水中一樣用兩手撥開了暗幕往前行進着。

俄國有句諺語：在這樣的天氣中，主人甚至都不把家犬趕到院子中去，而偵察員們對於這一點却毫不在意。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最妙不過的夜晚，一個最妙不過的天氣。

偵察員們用慣於謹慎的匍匐行進着，腳掌着地時要看地而的高低

有時用脚尖先着地，有時用脚跟先着地。這樣的脚步幾乎聽不到聲音，既聽不到草木的聲響，又聽不到枝葉的振動。他們每個人都穿着軍用雨衣，戴着鋼盔毛襯皮帽。

察里諾夫中士走在前面。像平常一樣，他預先研究了通過敵人戰線的道路。現在他信心十足的走着，用銳敏的慣於測量的眼睛分辨着方向物——一棵獨立白樺樹——的模糊的輪廓，在樹後面，他知道，馬上就是走向溝渠的下坡。

在這個小小的偵察組裏，察里諾夫是年紀最大階級最高的。他已滿二十一歲，並已獲得了不少的軍事偵察經驗。他從布列斯特作戰起，已不止一次的在冰天雪地和秋雨的泥濘地帶度過夜，他的身體已經忍受過各色各樣的災難並已逐漸健壯了，他那緊緊結實的筋肉包着他的年青的寬濶的骨骼。

察里諾夫選了和自己彷彿的同志，一個是上等兵烏特根，另一個是戰士包里索夫，他們都是同歲年紀：他們都還不滿十九歲。包里索夫是一個又高又大，胸脯寬寬的，大手大脚的漢子；烏特根是一個短

潤健壯的身材，他要是把兩腿叉開，微微彎下身軀，站在地上，就拿全排兩個力氣最大的戰士也推他不動。

別看他們年青，他們却是很老練的偵察員；他們的身體經得起任何的惡劣天氣而不發生毛病。察里諾夫這一點知道的很清楚，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在潮濕寒冷的土地上躺上幾個鐘頭都不會傷風感冒，不會咳嗽一聲的。說起來『傷風感冒』似乎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偵察時，他就可以帶來不可補救的危害：當着你臥在那完全未起疑心的敵人十來步遠的地方，要是打個噴嚏，或者你隱藏在離敵人哨兵很近的地方，要是咳嗽一聲，那就會斷送了整個偵察活動，說不定會毀滅了整個小組。

烏特根和包里索夫之所以被察里諾夫看中，除了他倆一般的堅毅和忍耐的特性外，他們每人還各自具有很多對順利完成察里諾夫這種事業所必需的非常有益的特質。包里索夫可以把即使是五普特重的「舌頭」——即活捉的俘虜（譯者：下同）——扛在肩上，可以拖他好幾公里不要休息，烏特根能够這樣人不知鬼不覺的接近敵人哨兵，以致

敵人哨兵只是當他的嘴被堵塞起來了才發覺是偵察員接近了他。而這三人組的首領尼古拉、察里諾夫却更有一套會很快變成德國人的神奇妙法。他的德文說的非常漂亮，而在上幾次去敵人後方偵察時，察里諾夫中士在危機萬分的時候，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講德文』這個法寶拿出來。

察里諾夫總是預先就估計到同敵人突然遭遇的可能性。他穿上軍用雨衣不僅僅是爲了防雨，而且也是爲了進行偽裝。現在，正當遍地顯出黃，黑，暗綠的秋天情調的時候，雨衣的顏色完全和地面的顏色吻合起來。除此而外，在秋天，帆布雨衣無論是紅軍戰士，也無論是敵軍士兵都把它用作萬能服。甚至敵人的後方公務人員——如像警察、憲兵、黨衛軍，和在離前線二十到二十五公里所能遇見的那些以未來的殖民地統治者的資格巡視地界來的德國市民也在利用它。

察里諾夫中士用了三十八分鐘——正如他的帶燐光的錶所報達的，就到達了德軍的防禦前沿。又用了一點一刻鐘的時間，隱蔽的穿



過了德軍防禦線。當着濕潤朦朧的黎明在黑暗中透了出來，好像把黑暗從破綻處和間隙趕走的樣子，察里諾夫和自己的同志們已經向西南走出了離自己前沿陣地八公里。用地圖和指南針判定了方向之後，中士用電台向團參謀部拍去了簡要的情報。

這是團裏收到偵察組的第一份情報。

## 一一

情報寫道：「處在敵後『T』（代號）區，就開始行動」。

偵察員們在一塊荒涼僻靜的地方休息了一天，那是在一塊丘陵起伏的沼澤地帶中間的一個稀疏的小雜樹林。但察里諾夫之所以恰恰選擇這樣一塊陰森的不歡迎來客的地方是因為在向北半公里的地方，有一條用碎石鋪成的平坦的大路。

雨點繼續滴答滴地下着，烏雲幾乎緊貼着地面在飛馳。偵察員們坐在污泥中，手足都已麻木起來了，雖然他們氣憤蹲了一會，還是喜歡這種綿綿細雨和悶人的濃霧，因為這種天氣可以幫助他們從敵人小

心翼翼的眼光下隱蔽起來。

在兩年多以前，要是有人對一個鐵路學院的學生尼古拉、察里諾夫說：在污泥中跋涉，躺在冰冷的水灘中，他可以感覺到滿意，並對寒冷的綿綿細雨覺到愉快的話，他大概會把這個當做一種荒唐無稽的笑話。但是現在以偵察員察里諾夫的眼光看來，這一幅陰鬱混暗的風景比起雨後的五光十色的虹光來要不知更可愛多少了，因為它包涵了對偵察隱蔽所必需的因素。

當風吹草動的時候，就宜於匍匐前進，而引不起任何的驚動；當雨點沙沙作響的時候，就隱藏了你的腳步聲；當狂風暴雨漂打在你身上的時候，你可以相信，你從敵人旁邊幾步遠的地方爬過去，而他也不會拾一拾他那縮在肩膀裏去的頭，也不會張望一下。這樣的天氣像神妙的隱身帽一樣掩蓋住精明的偵察員，並幫助他完成任何困難的事情。但是誰要是過於指望這種神話似的隱身帽的功能，誰就是自找苦頭；危險的奇遇每一步都在跟踪追捕着偵察員，因此一個偵察員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更善於迅速的組織自己的思索力和堅決的意志，以便避

開致命的危險。

要是一個偵察員驚慌失措，失掉冷靜與堅忍，充滿恐懼那當然就不論是天氣，也不論是景色都將會無濟於事的，察里諾夫不止一次的感覺到：突然間毛骨悚然，冷汗直奔脊樑而下，心扉忐忑不安的急劇地跳動着，在當時就好像挽救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不顧一切的逃跑。但是你要善於壓制自己緊張神經的混亂戰慄，那你就會成爲勝利者，會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同志，勝利的完成開始了的事情。要是作不到這一切，那等着你的就是不名譽的死亡！

所有偵察工作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察里諾夫都在自己的親身經驗中體會到了，並經常準備着各種各樣的『奇遇』和『偶然性』。當着他聽到說偵察工作是按照預先準確的製訂的計劃實行了的時候，他的眼睛詭譎地眯縫着，在瞳孔裏閃爍着刺人的火花。

「莫非說是真的」他驚歎地說：「噫，你簡直成了個魔法家了！你怎麼就能計劃到德國人要作的一切事情，他們在什麼地方可以碰到你，他們有多少人，以及你的情況又會怎樣的一切問題呢？……」

「一句話，你會叫弗里茨按你安設好的圈套去行動，喊個『立正』口令，就萬事大吉了。我不會這一套。我所碰到的這些畜生們幾次了，都是狡猾，兇狠，有力量而且有腦筋的傢伙。並不想往你的計劃圈套裏鑽，就是這麼回事。」

察里諾夫到後來擺脫了這種籠統一般的輕視計劃的看法。他確信了：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的預先想好的對策，可以幫助偵察員更明晰的在客觀環境中決定方向，指揮行動。但就在當時他也還是肯定的認為：敵後的偵察活動要求特別的機敏、靈活、和主動性。

「經常要記着」他常對自己的新手說：「在偵察工作中，你自己是自己的首長。而假如你不會作這個首長，那你就是一個無用的傢伙！切記，假如說你會用腦子想問題的話，那麼德國人也不是個傻瓜。因此你就應該盤算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人想些什麼？並企圖作些什麼？如像經常所說的：要設身處地地考慮一番。這是非常有益處的……這樣以來，你大概可以猜到他的一切花招……」

現在，他躺在由西南而東北的平坦大道旁邊起伏不平的沼澤地

裏，把自己當做一個想要把自己的部隊隱蔽的帶到防禦前線去的德國軍官。深夜，察里諾夫馬上分辨出：朝西南方向，看得見一片黑黝黝的森林，從那裏有一條路，害怕游擊隊夜間進攻的德國軍官，未必敢於在夜間調動自己的部隊。我們的中士深思了半晌。之後，他暗自採取了個決策，面向別的同志說：

「包里索夫」，他在他耳朵上噤咕了一陣。「你到我們左邊的那個土堆後邊去，去監視這條道路。」

「難道他會到那裏去嗎？中士同志，白天哩？」包里索夫驚奇的說道。

「接近中午的時候，應加倍注意！」，察里諾夫繼續說道，全若沒有聽到包里索夫的問題一樣「呸，去吧……」

包里索夫深深的長呼了一口氣，就此動身了，在高聳、枯黃而濕漉漉的野草中，像在水中一樣，用兩手謹慎的撥開野草，無聲無響的爬進着。

察里諾夫一個人留在原地。上等兵烏特根已經走的很遠了。他停

留在路旁的一棵彎曲的白柳樹樹根下。這塊地已經陷了下去，以後被雨水沿道旁冲成了一道溝渠，在白柳樹的叢生蓬亂的根底下邊，形成了一個相當深的穴洞。坐在這個穴洞裏烏特根可以搞清楚由此開往前線的德軍的數量和兵種。

「呸，這個地方倒還不壞」他一面自言自語着，一面自己在觀察所坐得更方便一些。

所謂方便一些就是這樣的：把兩膝蓋緊促到下巴上，把脊背彎成個弓形，不要使後腦勺碰到堅硬銳利的像針一樣的樹根上就是了。被雨水冲洗過的樹根中間的窟窿，正給與很好的觀察道路以一種便利。

就這樣，一切都準備停當了。但道路仍舊是空落落的。寒風吹打着道旁叢林裏的發黑的枯枝，烏雲不斷的淋灑出寒冷的細雨。偵察員們穿的衣服全都濕透，不能使冰冷了的身體得到溫暖，嘴唇都已發青啦，牙齒不自主的經常打着冷戰。似乎，這個灰暗平淡的日子，這種沒有人煙的情況，侵蝕到皮膚裏，血液裏，直到心房中的冰凍的陰濕天氣，都不會有盡頭了。在這種悠長磨難的時刻，不能動彈的每一分

鐘所要求的勇敢說不定比熾熱殘酷的戰鬪所要求的還要堅定。麻木冰冷的筋肉打着發冷熱病似的冷戰，癱瘓了的身軀急需運動和溫暖，而意志却片刻不停的需要他死死的不動，需要他集中注意的等待着。

察里諾夫看了看錶。鬼知道！從偵察員們隱蔽埋伏時起，才過了廿分鐘，而覺得好像已經躺了整整的一個鐘頭了。中士想像着在白柳樹下的烏特根。這小伙子那裡到底是怎麼樣了呢？假如是察里諾夫的估計馬上證實的話；最低限度需要再躺他三四個鐘頭，要是他在自己的估計中少有疏忽的話，就得躺整整一天，一直到黑夜。

時近晌午，全然沒有變化，道路仍是照舊的死氣沉沉。察里諾夫想道：他的預想看來是不可靠的了。但正當此時，他聽到野鴨子呱呱地叫喊聲。這是包里索夫打的信號。察里諾夫抓住自己前面砍斷了的樹枝，視線注視着道路。起先他聽到摩托腳踏車振耳的爆響，以後看見了單獨的一輛帶旁坐的德國摩托腳踏車，在路上疾馳着。在旁坐內，坐着捲縮在軍用雨衣內的自動槍手。摩托腳踏車從近旁閃過就消

失在濃霧中了。片刻之後，又馳過了三輛摩托腳踏車，接着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聲音。有一百多輛坦克。他們穿過了煙霧，炮筒向前直伸，好像龐大的食指一樣。田野的煙霧由於坦克的振動和轟轟聲而盪漾着，於是察里諾夫覺得他突然間興奮起來，像澡塘裡的熱氣，使他喜歡得滿身熱騰騰的。因為這些坦克，正在於他所等待的時刻出現了；彷彿是他的銳敏的預言把他們從煙霧中誘騙出來一樣。而馬上一件意料之外的事件立即使他渾身冰冷起來並使他差一點沒有從原地上跳起來。有一輛趕過前面行動着坦克的司令輕小坦克，右側面緊靠着白柳樹的樹根駛過去了。

「烏特根完啦！」察里諾夫很快的想道，憤怒的直向輕坦克輾過的地方望去。他決定很快的爬到砍倒的白柳樹跟前，以便佔領同伴的觀察崗位，去彌補起這一小塊在敵人道路旁邊這個混暗田野裡所建設起來的，被突破了的小小防線的缺口。

察里諾夫緊張萬分的爬向白柳樹去。幾輛坦克打開了槍孔，從槍孔裡可以看到德軍坦克手們張望着。從他們的肩章看來，察里諾夫本來



是可以判定出：是敵人的什麼樣的坦克部隊從此通過。要往前運動是非得四面瞭望才行，儘管中士是如何的努力於縮短在開濶地帶不可避免的停頓，他終於是遲誤啦。當他在白柳樹稍偏右邊找到了一個便於觀察的凹地，並把望遠鏡對到眼睛上時，坦克已經繼續往前開拔了。最後只跳過去了兩輛輕型坦克，並很快隱藏到道路的斜坡下邊去了。

察里諾夫掃興的吐了口唾沫並罵了幾句。以後，他懸念地看了看那棵白柳樹，突然間，在他的面容上呈現出一種廣闊而幸福的微笑：在一堆碎木片中間，好像是向察里諾夫致敬似的，閃出了一隻手並很快就消失了。就在同一剎那間，又聽到包里索夫那邊的野鴨子的啼鳴。察里諾夫聽到了信號之後，把望遠鏡轉向西南方向望去。在那邊，在森林外邊，大隊汽車在運動着。這就是敵人的摩托化步兵。

察里諾夫四面瞻望了一番。在道路的那邊，他看見了一座不知是被地雷還是被炮彈炸爛了的毛茸茸的叢林。在叢林後邊，現出了一個黑彈坑。從那裡觀察起來非常方便：蓬亂而稠密的樹枝隱藏住他的頭部和肩膀，而兩腿還可以藏到彈坑裡。